

昆曲审音鉴古札记：谈今长生殿小宴惊变出内北曲【粉蝶儿】 【石榴花】【鬲鸲鹑】不合格律的始末

刘有恒

集粹曲谱长生殿之小宴惊变出曲谱校订，刘有恒，今译为简体字版

—

昆曲审音鉴古札记：谈今长生殿小宴惊变出内北曲【粉蝶儿】【石榴花】【鬲鸲鹑】不合格律的始末

集粹曲谱小宴惊变曲谱校正：

本集粹曲谱所据以校订用之谱，系以清末民初的曲师殷淮深的《昆曲大全》为底本，并兼校叶堂之纳书楹曲谱；按九宫大成对于中吕宫的此一南北合套里，自明代昆曲兴起不久以后，就把南曲的【扑灯蛾】曲牌唱成无中生有的北曲，再续一只的南曲【扑灯蛾】曲牌又被加減一些字，改唱成【迭字令】的无中生有的情况提出纠正。原本的分编者之一亦把整个南北合套的《小宴惊变》的正确唱腔谱编入，但后来主编者把这组南北合套曲从九宫大成里拿掉了，而未收入，但从该原分编者的话尚存在于九宫大成卷十六之末，其言云：『按南北合套，俱以南北曲间用，此一定之格也。粉蝶儿套，前用好事近二曲，后用扑灯蛾二曲相问。扑灯蛾原系南曲，前人不知，误将扑灯蛾，增损一二字，去也字格式，将第二曲，易名迭字令，皆唱作北腔。以致前半套，系南北相间，后半套，纯是北套。长生殿惊变套，辩之甚悉。今为改正。更有误者，如一捧雪効恶，白简朱衣曲，本粉蝶儿纯北套，一自笠庵误于鬲鸲鹑下，填扑灯蛾曲，竟归入北曲，此所谓以讹传讹也，后人当辨之』。而两只此出南曲的【扑灯蛾】的正确南曲唱腔，九宫大成于南曲只曲里有收入，今从之，以改正习见的，包括纳书楹曲谱在内所有现存曲谱，一律把本出两只【扑灯蛾】皆依俗误唱成北曲的唱谱的以讹传讹，以复原九宫大成曲师曲家苦心更正之此出南北合套的原貌。但为演唱者之参考或需要之便，把《昆曲大全》所收两只【扑灯蛾】北曲的唱腔，附之于末，以便于选择之用。

本南北合套，今习见唱谱，对于二只北曲曲牌的【石榴花】【鬲鸲鹑】唱腔，产生了和正格不同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演生实因第一只北曲曲牌的【粉蝶儿】的缘故。因洪升的此只曲牌的曲辞，原本是袭自元代白朴的杂剧作品《梧桐雨》里的同曲牌的唱辞，只有少数字的变异；由于该只元曲，因系名曲，因此九宫大成收入了唱腔。这只曲牌的唱腔的笛色，原本应属于尺调或上调，以下所接各曲牌当然亦用此笛色。以北曲的生角以现在的定位，应属老生，故可以唱之。到了惊变此出，因多袭自白朴之作，当初伶人，自以习见的白朴此曲的唱腔及其笛色来唱这第一只的曲牌，因此，我们现在如有演唱此出，可以发现到此出里的北曲前三只曲牌声腔都太低了，不易唱，或唱低不下去。我们只要再查一下九宫大成，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因为此南北合套，北套的笛色要与南套的笛色共享一个小工调时，则所有北南北合套里的前三只北曲，因唱腔较低，为适唱者，

都要转调来唱，从九宫大成南北曲套里的范例的《金雀记·玩灯》出里的北曲的原笛色所造成太低唱腔的【粉蝶儿】【石榴花】【鬲鸲鹑】必须转高后的格来唱此南北合套里的这三只北曲，就一目了然了。而叶堂的纳书楹曲谱，第一只的【粉蝶儿】仍依唱元代白朴《梧桐雨》的九宫大成所采的唱腔的未转调的笛色及格来唱此只，但以下【石榴花】【鬲鸲鹑】全部都转调，而与九宫大成的正确声腔笛色及格式相同。直到【上小楼】才亦同于九宫大成，转回原笛色。今天只有纳书楹曲谱的【石榴花】【鬲鸲鹑】是依正确由九宫大成范例之南北合套格的移调格来唱，以外所有的现有习见工尺谱，全部都是此【石榴花】【鬲鸲鹑】二只用原笛色及格，以致连同【粉蝶儿】，三只北曲的唱腔偏低。今于【粉蝶儿】依九宫大成对于白朴【粉蝶儿】为率，以从俗，即与纳书楹及各现存谱同原笛色及其格；而于【石榴花】【鬲鸲鹑】亦依今之未移调笛色及其格订正，虽不合合套之格，以皆习唱久矣，且居本出之精华唱段，但对于此三只北曲曲牌，仍是依九宫大成对于此三只曲牌，于原笛色下的格，有不合格律处，予以一一校正之。至于附录里所收的习唱的两只【北扑灯蛾】，以

其系无中生有，并不被声腔格律谱的九宫大成定其格律，故依《昆曲大全》所收的戏场演出唱腔之谱录之。

●北曲【粉蝶儿】之洪升曲辞与白朴曲辞比较后，九宫大成的白朴曲谱于配洪升曲辞时，只有『一』之配腔配如叶堂之谱，及『抹』字配 $\underline{165}$ [下加双线为高八度音]，始合于粉蝶儿做为北曲曲牌的旋律本腔内。

●第一只【泣颜回】之『携手』基腔为 $So1$ ，殷谱有误，应从叶堂的正确基腔。

●经比对殷谱与本腔（因叶堂之谱移调而另有其本腔旋律线，不在此加入比较），【石榴花】第一句除最后一字『烦』及第二句除最后一字『山』外，殷谱皆不在北曲本曲本腔上，今胥为正之；虽少部份有取于叶堂移调之腔推算之本腔，但北曲之腔，不论那一只，大多数其移调后求其本腔并非再移回即得出原未移调式的本腔，往往只有部份相合；因为一旦移调，常常不只笛色转换，往往构成本腔之腔亦有所不少的变换，形成在新调式上的新的歌曲，即新的本腔。一般，还是须以未移调之范例为主参考，而以移调后之腔再移回来分析为辅而已。（除非某曲牌，并无移某调之范例，如南柯记《花报》的【脱布衫】

【小梁州】曲牌之移调，九宫大成并无移此调之格，则只能原本腔依新调完全移调，或转换笛色去唱之二途）第三句则只有『俺』『唱』『更番』在本腔上，『低』之末衍 6 音应去之，其余皆须正之；第四句『三杯两盏』全合本腔；第五句首尾之『遣』『闲』合本腔，中间『兴消』不合，应正；第六句迭了一句，以下第九句也迭了一次。以文字格律来看，只是如此而已，而从声腔格律里去查考，声腔格律，是以第一次出现的第一句为正句，第二次出现的为迭句，此也同于文字格律没错，从九宫大成的此南北合套的【石榴花】及叶堂本出里的依九宫大成移调之格的【石榴花】的配腔的声腔格律里可以看出，第一句为正句，第二句迭了一句的是辅格；但现在俗行的【石榴花】的声腔格律

之格却有变异，把重迭句作为正格，也就是以声腔格律来看，现行谱的第一次唱的『回避了御厨中』的配腔不是在格内，重迭句的配腔才是在格内（无迭句的格式时的本腔内），亦即是说，现行习唱谱的第一句配得都完全不属于【石榴花】的本腔，即不是在唱【石榴花】的唱腔。不只是此『回避了御厨中』里的第一句如此，连第一句的『只几味脆生生』配的也不是【石榴花】应有的声腔，而都是自创之腔；故此两句今重新以南北合套的【石榴花】的声腔格律的格，把本腔配在第一句上，而把第二句的『回避了御厨中』及『只几味脆生生』根据九宫大成的南北合套【石榴花】的重迭句辅格的唱腔予以移回调来推定应有的腔格，此为适应现有唱腔下的不得已之举。第七句的『烹』字，殷谱在本腔内，其它本句各字，殷谱都没有配在本腔内，即基本上，此句都配腔不合【石榴花】第七句的北曲声腔格律，今正之，使腔落于本腔上，而其中不尽合本腔之腔加以理正之；而第八句第一个『呷』及末字『趲』外，殷谱也没有在本腔上，即不合第八句的北曲声腔之格，今正；第九句有迭句厘正之法已如上述；第十一句，殷谱也没有在本腔上，亦不合格律，今正之；第十一句，殷谱只有『仙肌』『餐』在本腔上，其它诸字配腔皆不合北曲格律，今正之，使落回本腔上。

●第二只【泣颜回】之『艳』阳去声字殷谱行腔不佳，应从叶堂。

●北曲【鬬鹌鹑】在第一、三、七句计三处迭句处的文字格律与此处北曲声腔格律的不符之处，亦同样发生如前的【石榴花】一样的情形，这是时尚谱未依九宫大成及遵行九宫大成订合套格式的叶堂纳书楹曲谱所产生的问题，而把【鬬鹌鹑】及【石榴花】都像北套一样的订腔，此时即发生几处迭句情形，这在北套里所没有的迭句，时尚俗谱的订谱者，便把本腔订在第二句上，而从北曲此合套格的声腔格律角度来看，即把重复句的第一句当成迭句来配腔，而不同于格律里，合套情况之下，重复句的本腔应配在原句与迭句的原句上。今把时尚谱的三处迭句亦依合套格，把本腔移回重迭句处的首句，一如前之【石榴花】，而其中不尽合本腔之腔加以理正之；而重迭的句的腔则依九宫大成的

合套格的腔移调推定之，一如前之【石榴花】之理由；第二句殷谱正字的每一个腔都落在本腔上，正确。但衬字『笑吟吟』下腔都不在本腔上，应正；第四句正字的『弹丝弄板』都下腔下在本腔上，可是衬字『闹纷纷』皆不在本腔上，今正之；第五句整句都非【鬲鸲鹑】下腔在应有的本腔上，末字『看』本腔落在 543 收腔，殷谱配 54，不尽合，亦正之；第六句末字『间』正确外，其余的腔都或多或少不合本腔或北味腔（按：九宫大成北曲保存北曲原味素朴唱法的北味腔，说见《夜奔》出后注），如『上』字殷谱作 212，北味腔应为 2，『腮』殷谱作 43212，北味腔应作 3212；末句除『燕』字殷谱作 23 应作 231 始合本腔，余外皆全合于本腔。又按，主腔者的王守泰在其鼓吹主腔说的《昆曲格律》里谈到北曲有主腔，竟拿了《惊变》里的这只【鬲鸲鹑】来印证有主腔，如前分析，此只完全不合南北合套应有之格，也不是纯粹正确的北套的格，而王守泰却取来作为北套里的【鬲鸲鹑】来分析，实属牛头不对马嘴，王氏连北套和南北合套里的【鬲鸲鹑】，都不晓两者不只文字格律不同（一有迭句，一无迭句）而且今王季烈的乱塞假主腔的《集成曲谱》里的谱，也是拿传唱有误的谱，而未取用叶堂《惊变》里的正确南北合套之格，格式不伦不类，而这却是王季烈对外宣称要改正刘富梁集成曲谱原稿不合格律处，但结果却是改成这付不伦不类的格；且《昆曲格律》里论北套，竟不晓南北合套里和北套的不只文字的格律不同，即便连声腔之格亦不同，而拿了《惊变》此一南北合套里的北曲【鬲鸲鹑】，当成北套的【鬲鸲鹑】来举例。且对于今俗谱里的本出的【鬲鸲鹑】，声腔对于迭句处理处的不合矩度，也茫然不晓，所以，其论【鬲鸲鹑】的主腔，拿了如此不合格式的曲子，来论证主腔存在于内，足资捧腹。王季烈是否又拿其对此《惊变》出不合文字及声腔格律的【鬲鸲鹑】的主腔来改动集成曲谱内各只【鬲鸲鹑】里的腔？令今天集成曲谱（含与众曲谱）里的所有北曲【鬲鸲鹑】的腔，即使北套，都拿了名为南北合套却不合南北合套之格《惊变》的错腔来套用，造成集成曲谱（含与众曲谱）里的所有北套的【鬲鸲鹑】曲，更是不合格律至极。而吴梅于《南北词简谱》内对于北曲【鬲鸲鹑】有云：『南北合套格，宜从大成谱』，而对于北曲【石榴花】，亦云：『惟南北合套中之石榴花，当依大成谱』，在其《南北词简谱》内，并无列出合套的格式，叫大家去查阅九宫大成谱，一则吴梅亦明白提示合套里的北曲【鬲鸲鹑】及【石榴花】，与北套不同；且其谱内亦未列格式，而要大家去

查九宫大成，则其自认其《南北词简谱》是作为配合九宫大成使用的从属的地位，不能独立使用，其已自言之矣。

●北曲【上小楼】，殷谱大部份的腔都落于本腔上，即，大部份都合于此北曲声腔之格，其不合者：『安禄山』殷谱订 6 543 6 应改为 3 212 3，始合于本腔；第二句的『赤紧的』殷谱作 6 7 6，应改为 5 6 5 始合本腔；第二个『得人』殷谱作 7 6，应改为 5 6 始合本腔；第二个『战』殷谱作 267（音符下双线，表示高八度音），应改为 767，始合本腔。而『陷了』『腹』『魄』『惊破』腔非下在本腔上，应正之。

●【尾声】之『深宫』，殷谱从叶堂，基腔移 Mi，应为 Sol，误，今正；『愁』及『妳』皆为衬字，殷谱及叶谱行腔皆不佳，今正；『软』上声字，殷谱袭叶堂都唱成去声字，今正之。（集粹曲谱长生殿之小宴惊变出曲谱校订，刘有恒，今译为简体字版）

集粹曲谱小宴惊变出下载处：

<http://wenku.baidu.com/view/f88f7f659b6648d7c1c74665.html>